黑冰

The Black Ice

[illegible]

黑冰

The Black Ice

迈克尔·康奈利 著
王金凯 王金旋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5–24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冰／（美）康奈利著；王金凯，王金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
（哈里·博斯系列）
ISBN 978-7-80225-235-6

Ⅰ.黑… Ⅱ.①康…②王…③王… Ⅲ.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Ⅳ.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4009 号

The Black Ice

By Michael Connelly

Copyright ©1993 by Michael Connell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 Spitz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06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午夜文库
谢刚 主持

黑冰

[美] 迈克尔·康纳利 著；王金凯 王金旋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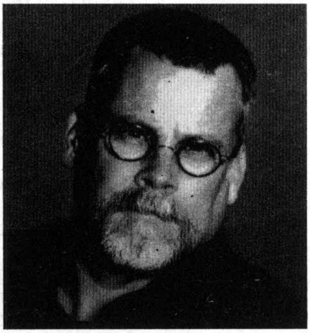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于彦琳
装帧设计：艾　莉
责任印制：韦　舰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65512133
邮购电话：010–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 1092　1/32
印　　张：13.5
版　　次：2007 年 2 月第一版　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235-6
定　　价：32.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迈克尔·康奈利 Michael Connelly (1957 ——)

迈克尔·康奈利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摇滚巨星米克·贾格尔等人最喜欢的推理小说家，他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警探小说作家。他的小说迄今为止销售了700万册，被翻译成31种文字，并年年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惊悚小说大师斯蒂芬·金非常赏识康奈利的作品，还特为他的《诗人》一书作序。

自出道以来，康奈利获奖无数，其中包括爱伦·坡奖、安东尼奖、尼罗·伍尔芙奖、夏姆斯奖、马耳他之鹰奖，以及法国的 .38 Caliber、Grand Prix 及意大利的 Premio Bancarella 等奖项。他还曾担任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AWM)主席一职。

迈克尔·康奈利从事小说创作之前，在《洛杉矶时报》担任犯罪新闻记者，丰富的体验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92年康奈利创作了以洛杉矶警探哈里·博斯为主角的小说《黑色回声》，获得当年爱伦·坡奖的最佳处女作奖。截止2006年，他一共写了十一部“哈里·博斯系列”小说，为洛杉矶市创造了一个保护者的形象。

除“哈里·博斯系列”外，康奈利还有《诗人》、《血型拼图》等作品，也同样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目前康奈利和他的家人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迈克尔·康奈利作品年表

虚构类作品

1992 The Black Echo (A Harry Bosch Novel)

1993 The Black Ice (A Harry Bosch Novel)

1994 The Concrete Blonde (A Harry Bosch Novel)

1995 The Last Coyote (A Harry Bosch Novel)

1996 The Poet

1997 Trunk Music (A Harry Bosch Novel)

1998 Blood Work

1999 Angels Flight (A Harry Bosch Novel)

2000 Void Moon

2001 A Darkness More Than Night

2002 City Of Bones (A Harry Bosch Novel)

Chasing The Dime

2003 Lost Light (A Harry Bosch Novel)

2004 The Narrows (A Harry Bosch Novel)

2005 The Closer (A Harry Bosch Novel)

The Lincoln Lawyer

2006 Echo Park (A Harry Bosch Novel)

非虚构类作品

2006 Crime Beat: A Decade Of Covering Cops And Killers

1

浓烟从卡浑加山口升起，随着一阵冷风吹过，便平铺开来。从哈里·博斯观察的地方看，烟雾就像灰色的铁砧，耸立在山口上方。临近黄昏的太阳给那灰色的顶端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粉色，到了根部，又渐变成了深黑色，这是灌木林火正向山口东侧的山坡上烧去。他把对讲机调到洛杉矶县互助频率，听到消防队的长官们向指挥部报告说，一条大街上有九所房屋已经化为灰烬，邻街的房屋也在烧着。大火正朝格里菲斯公园开阔的山坡蔓延，在得到控制之前也许还要烧上好几个小时。哈里能从对讲机里听到消防队员绝望的声音。

博斯注视着直升机群，隔着这么远的距离看就像一群蜻蜓，在浓烟中穿梭来往，把水和粉色的灭火剂倾泻在燃烧的房

屋和树木上。这使他想起了在越南从战区撤出伤亡人员的直升机。噪声。超载的飞机令人不安地上下颤动、迂回行进。他看到水泼向燃烧的屋顶，水蒸气随即升起。

他把目光从大火转向了覆盖着山坡的干灌木丛，灌木丛也包围着山口西侧山坡上他自家住宅的基柱。他看到了下面的灌木丛中的雏菊和野花，但没有看到最近几周一直能看到的郊狼，那条郊狼总是到他房子下方的小溪边觅食。他有时会扔几块鸡肉给这食腐动物，但是，博斯看着的时候，它从来不吃。只有在博斯从走廊回到屋里后，它才会小心翼翼地过来，吃掉食物。他给这条郊狼起名叫蒂米多。有时在深夜，他能听到它的叫声在山口上空回荡。

他回头看大火时，正好响起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一团黑色的浓烟在灰色的铁砧中滚滚上升。对讲机里发出了激动的说话声，一个消防队长报告说，有一个烧烤场的丙烷气罐被引燃了。

哈里看着更浓的烟雾消散在更大的云团中，随后把对讲机拨到了洛杉矶警察局的实战频道。他在待命。圣诞节值班。他听了有半分钟，但除了例行的无线电通讯，什么也没听到。看来这是好莱坞一个平静的圣诞节。

、他看了一眼手表，把对讲机拿进屋里。他从烤箱中拿出烤盘，把他的圣诞大餐，一块烤鸡胸，倒进一只盘子。接着，他掀开锅盖，里面蒸的是米饭和豆子，把一大半倒进盘中。他把饭端到餐厅的餐桌上，桌上一杯准备好的红酒就放在三张贺卡的旁边，贺卡是本周早些时候随邮件一起送来的，但他一直没

有打开。他把根据柯川[①]的《地铁之歌》改编的曲子放进了CD播放器。

他边吃边喝，打开了圣诞卡，浏览贺卡时想着几位发件人。他知道，这就是单身男人的圣诞仪式，但这并没有让他感到心烦。他已经独自度过了许多圣诞节。

第一张贺卡是以前的搭档寄来的，他已退休，搬到了恩塞纳达，靠写书和拍电影挣的钱过日子。安德森的贺卡总是这样写的："哈里，你什么时候能过来啊？"下一张也是从墨西哥寄来的，是一位导游，去年夏天在圣费利佩湾，哈里曾和他共同度过了六周，他们在一起钓鱼，练习西班牙语。博斯当时正在治愈肩部的枪伤。阳光和海风有利于他的恢复。豪尔赫·巴雷拉的节日问候是用西班牙语写的，也邀请他回去。

博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最后一张贺卡，同样不看签名就知道是谁发的。邮戳是蒂哈查皮的，所以他知道。监狱的再生纸厂生产的米色纸上手绘的耶稣诞生图多少有点模糊。这是一个女人寄来的，和他有过一夜情，但他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在思念她。她也想让他去，但双方都知道他是绝对不会再去的。

他呷了一口酒，点上一支烟。柯川的曲子放到了在纽约的维利奇范歌德[②]现场录制的《黑人圣歌》，那时博斯还是个孩子。桌上电视机旁的对讲机——它正不紧不慢地响着——引起

①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1926—1967），爵士乐大师，被称为先锋爵士乐精神之父。

②维利奇范歌德（Village Vanguard），纽约的爵士乐现场的演出胜地。

了他的注意。警用对讲机作为他生命中的背景音乐播放了这么久，他可以不在意那喋喋不休的说话声，而全神贯注地聆听萨克斯的声音，但他仍能听出那些不同寻常的字眼和代码。他听到一个声音在说：“1–K–12，二号要你的20。”

博斯站起身来，朝对讲机走去，似乎看着对讲机就能使它发出的声音更清晰。他等着对请求的答复，十秒，二十秒。

“二号，位置是海德威，弗兰克林南面的韦斯腾。七房间。呃，二号要带上一副口罩。”

博斯等着更多的内容，但就这些了。位置已标定，韦斯腾和弗兰克林，这是好莱坞分局的辖区。1–K–12是城区总部帕克中心凶杀案探员的无线电呼号。帕克中心是抢劫凶杀案分局。二号是警察局副局长的呼号。警察局只有三位副局长，博斯也弄不清谁是二号。但这并没有关系。问题是，局里最高级别的官员在圣诞夜出勤是要干什么？

第二个问题更让哈里心烦。如果说抢劫凶杀案分局已经得到通知，那么他作为好莱坞分局的待命探员为什么没有最先得到通知？他走进厨房，把盘子放进洗碗池，拨通了威尔科克斯警察局，请观察指挥官听电话。一个叫克雷曼的中尉接了电话。博斯不认识他，他是新来的，从福特希尔分局调来的。

“怎么回事？”博斯问，“我刚刚从对讲机上听到了在韦斯腾和弗兰克林发现一具尸体的事情，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任何情况。这有点滑稽，因为我今天是待命警官。”

“别担心，”克雷曼说，“‘戴礼帽的’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

博斯想，克雷曼一定是个老派人物。他有好多年都没有听到这种说法了。抢劫凶杀案分局的人在四十年代戴着草编礼帽。五十年代，他们戴的是浅顶软呢帽。此后，“戴礼帽的”说法就不流行了——现在，穿制服的警官管抢劫凶杀案分局的人叫“穿套装的”而不是“戴礼帽的”——也不叫凶杀案特警。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出类拔萃之辈，高高在上，趾高气扬。博斯讨厌那种傲慢，即使自己也曾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在好莱坞，这个城市的下水道，工作有一个好处：任何人都没有架子’只有警务工作，朴实单纯。

“是什么情况？”博斯问道。

克雷曼犹豫了几秒钟后说：“我们在弗兰克林的一家汽车旅馆找到了一具尸体。看上去像自杀。但抢劫凶杀案分局打算接手这个案子——我的意思是他们已经接手了。我们没事了。这是上面的意思，博斯。”

博斯什么也没说。他思考了一下。抢劫凶杀案分局的人出了圣诞节自杀现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此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卡莱克西科·穆尔

“死者多大年龄？”他问，“我听到他们告诉二号带上口罩。”

“是壮年人。他们说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笨蛋。问题是他的脑袋没剩下多少，看来像是霰弹枪的两根枪管都射中了他。至少这是我从抢劫凶杀案分局的频道上听来的。”

博斯的对讲机听不到抢劫凶杀案分局的频道。因此他没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听到早先无线电通讯的任何内容。“穿套装的”调整频道显然只是为了通知二号的司机案发现场的地址。否则的话，博斯只有第二天早上到局里上班时才能得到消息。这让他很恼火，但他不露声色。他想从克雷曼那里多了解些情况。

“是穆尔，对吗？”

“看来像是，”克雷曼说，“他的警徽在那儿的桌子上。还有钱包。可是就像我说的，谁也不会从尸体上找到直观的身分证明。所以什么也确定不了。”

“这一切是怎么传下来的呢？”

“你看，博斯，我这儿很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案子和你没关系。抢劫凶杀案分局正在处理。”

“不，你说错了，伙计。这案子确实和我有关。我应该首先从你那儿得到通知。我想知道这是怎么传下来的，这样我才能明白我为什么没有得到通知。”

“好吧，博斯，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从那地方的老板那儿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七号房间的浴室里有一具尸体。我们派了几个人去，他们回话说找到了死尸。他们用的是电话——没有用无线电——因为他们看到了桌子上的警徽和钱包，知道这是穆尔。或者说，至少他们认为是他。我们会弄明白的。不管怎么说，我给在家的格鲁帕中尉打了电话，他又给副局长打了电话。‘戴礼帽的’被召回来，可你没有。情况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想抱怨，就找格鲁帕或是副局长，而不是我。我没错。”

博斯什么也没说。他明白有时候你要是保持沉默，你想从

他那里得到消息的人最终会打破沉默的。

“现在我们失控了，”克雷曼说，“见鬼，电视台和《洛杉矶时报》的人都在那儿。还有《每日新闻》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认为是穆尔。简直是一团糟。你觉得山上的火灾就会让他们忙个不停了？不可能。他们在韦斯腾站成了一排。我得再派一辆车去控制媒体。所以啊，博斯，你没有搅进去应该感到庆幸。今天是圣诞节，看在上帝的份上。”

但这还不够。博斯应该被召回去，而且应该由他决定什么时候叫抢劫凶杀案分局的人。有人把他一脚踢开，这让他感到愤怒。他说了声再见，又点了一支烟。他从洗碗池上方的柜子里拿出自己的枪，插进蓝色牛仔裤的腰带。然后，他在军绿色的毛衣外面套了一件浅棕褐色运动上衣。

外面，天色已黑，透过玻璃拉门，他可以看到穿过道路的火线。大火在小山黑色的轮廓中燃烧。这是扭曲的魔鬼的笑容向山顶移动。

他听到郊狼的叫声从住宅下方的黑暗中传来。它对着初升的月亮或是大火，也许是对着黑暗中孤独的自我在吼叫。

2

博斯从山里开车出来到了好莱坞。到达好莱坞大街之前，大部分路段都空无一人。人行道上，平日里那些离家出走者和流浪者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还有在街上溜达的妓女——他看见其中一个还戴着圣诞老人的红帽子。生意就是生意，圣诞节晚上也得做。打扮得很优雅的女人坐在汽车站的长凳上，其实，她们并不是女人，也不是在等车。好莱坞大街的每个十字街口都有用绳子串起来的金银饰物和圣诞灯光，为闪烁的霓虹灯和这些污垢添加了一些超现实的格调。就像一个浓妆艳抹的妓女，他想——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

但让博斯感到沮丧的并不是眼前的情景，而是卡尔·穆尔。自从博斯听说穆尔在点名的时候没有到，他等了快一周了。对好莱坞分局的大部分警察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穆尔是否

死了的问题，而是他的尸体什么时候能出现的问题。

穆尔一直是分局街面缉毒组的负责警官。这是一项夜间工作，他的小组负责好莱坞大街的全部地盘。分局里，众所周知，穆尔和他老婆分手了，取而代之的是威士忌。这一点，博斯早在与缉毒组惟一的一次合作中就发现了。他还了解到也许还不仅仅是婚姻问题，早先令人精疲力尽的经历也折磨着他。穆尔曾闪烁其词地说到过内务部和人事调查什么的。

这一切都加重了圣诞节的沮丧。博斯一听说他们要开始搜寻卡尔·穆尔，他就知道，这人已经死了。

局里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虽然没有人把这话大声说出来。就连媒体也没有说。当初，局里试图秘密处理这件事。他们谨慎地调查了穆尔在洛斯菲利兹的公寓，只有几架直升飞机在格里菲斯公园上空盘旋。但是一名电视记者得到消息，于是所有的电视台和报刊都开始报道谋杀的消息。媒体连篇累牍地报导搜寻失踪警官的进展情况，穆尔的照片被钉在了帕克中心新闻发布室的公告牌上，局里对公众发布了一套标准的托词。真是一场戏。或者说至少是很好的电视节目。骑警搜寻，空中搜寻，警察局长手里举着警官的照片：他英俊、严肃，肤色很深。但没有一个人说他们是在寻找一个死人。

博斯在瓦恩停车等红灯，看到一个身前身后挂着广告牌的人穿过大街。他颠着身子，大步流星，膝盖不停地碰着飘动的纸板，发出砰砰的响声。博斯看见纸板上贴着一幅火星的卫星照片，有很大一部分被圈上了。下面用很大的字母写着：忏悔吧！上帝的面孔注视着我们！博斯在福乐氏商店排队的时候，

曾经在一份小报的封面上看到过同样的照片，可小报声称那张脸是埃尔维斯[①]的。

绿灯亮了，他继续朝韦斯腾驶去。他想到了穆尔。除了有天晚上和穆尔一起在一家爵士酒吧喝酒，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往。去年博斯从抢劫凶杀案分局调到好莱坞分局，分局的每个人都是客套地握握手，说上一句“幸会”。人们平时总是与他保持着距离。这倒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因为与内务分局的人发生争执而调出抢劫凶杀案分局的。博斯自己却不在乎。他们在大厅里偶然相遇，或是在全体会议上见面时，穆尔也和某些人一样，只是点点头。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博斯工作的凶杀案办公室在一楼的侦察分局，而穆尔的小队，好莱坞“帮”[②]，在二楼。但还是有一次不期而遇。对博斯来说，这是一次为自己负责的案件寻找背景资料的会面；而对穆尔来说，这是一个痛饮啤酒和威士忌的机会。

穆尔的好莱坞大街缉毒组有一个吸引人的、能抓住媒体的名字，这是局里所喜欢的；事实上，他们只有五名警察，在一间改造过的库房里工作。晚上，他们在好莱坞大街漫游，把那些口袋里装着大麻烟卷儿或更有意思的东西的人抓进去。好莱坞大街缉毒组是一个求数量的小队，组建的目的就是为了尽量多抓人，这样有助于申请更多的人力和设备，更重要的是在明年的预算中增加加班费。地方检察官会对大多数案件进行缓刑

①即著名歌星猫王。
②好莱坞大街缉毒组的英文全称为Boulevard Anti–Narcotics Group，首字母缩写为BANG，其含义为“帮组，帮派”。

处理，并撤消其余的案件，但这无所谓。重要的是那些抓捕的统计数字。如果韦斯特赛德三频道、四频道或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某天晚上想随队报导，那就更好了。每个分局都有求数量的小队。

博斯在韦斯腾向北驶去，他能看到巡逻车上闪烁的蓝灯和黄灯，还有电视摄像机像闪电一样明亮的灯光。在好莱坞，此番景象不是意味着暴力引起的生命结束，就是电影首映式的开始。但博斯知道，在城市的这一区域，只有十三岁的妓女，却从来没有举行过首映式。

博斯在离海德威半个街区的路边把车停下，点了一支烟。好莱坞的有些事情是绝不会改变的。虽然他们为这些东西起了新名字。三十年前，这地方是一处破旧的垃圾场，当时叫做埃尔里奥。现在还是一座破旧的垃圾场。博斯从来也没有到过这地方，但他是在好莱坞长大的，还记得。他在许多类似的地方住过。和母亲在一起。她活着的时候。

海德威是一所四十年代的庭院式汽车旅馆，白天，院子当中的一棵大榕树投下一大片树阴。夜晚，旅馆的十四间客房笼罩在黑暗中，只有红色的霓虹灯映射进来。哈里注意到，标牌上表明当月折扣率的字母E脱落了①。

在他的孩提时代，海德威就是埃尔里奥，当时就破败了。但没有这么多霓虹灯和大楼，除了这里的人，这地方看上去比那时候新多了，也不那么讨厌了。这里曾经有一座流线型摩登

①这个字母一脱落，标牌的意思就成了“当月老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